

選文徵報匯文

愛國故事



行發報匯文海上

選文徵報匯文

事 故 國 愛



行發報匯文海上

愛國故事（文匯報徵文選）

編輯者：文匯報徵文委員會

發行者：上海文匯報館

地址：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電話：一 一 四 一 〇

經銷者：全國各大書店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定價人民幣三千元）

序 言

這本小冊子裏所載的十篇愛國故事，是本報第五次徵文的收穫。

這十篇裏，除第一篇是寫一個朝鮮家庭婦女，在東北參加抗日鬥爭的英勇史實；最後一篇，是寫明末江陰人民在閻應元典史領導下，和滿清侵略者血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外；其他八篇，都是寫的新中國兒女，其中有農村婦女、有牧童，有游擊戰士，有解放軍戰士，有戰鬥女英雄，有共產黨員，有區幹部，……都是新中國典型的人物。

通過這幾篇報導，我們可以認識新中國締造的艱辛，不知道支付了多少愛國志士的鮮血——從而也使我們認識新中國是多麼寶貴，而需要我們人人愛護！

我們感謝應徵的同志們，使我們得以把這部新兒女英雄傳，獻給我們的讀者。

每月徵文評選委員會 四月卅日

愛國故事目錄

序言

金大嫂（呂代超）	一
光榮人家（盧德新）	六
吃草英雄郝赤民和他的弟兄們（高陽）	一二
深山剿匪記（李炳浩）	二三
郭俊卿——新中國的好女兒（陶祖行）	二八
一封信（艾輝）	三二
牧童哥兒（王保林）	四四
十八個不懂十九個洞（龐寧）	四八
平安堤（吳鍾鎮）	五〇
江陰八十日（馮鶴年）	五四

金大嫂（第一名）

·呂代超·

這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一年——楊靖宇將軍壯烈犧牲後一年的東北。

濛江一帶被大霧籠罩着，就在這大霧下面的森林裏，楊靖宇將軍的意志繼續活動着。他的同志，那些爲了民族獨立的愛國健兒的活動更加秘密頻繁起來。弄得敵人雖然在牆上貼着「萬歲，怨敵楊靖宇已被射殺」，可是却比從前更是縮頭縮腦，太陽還沒落，就像耗子似的鑽到洞裏不敢露面了。

就在這個時候，傳出來一件動人的事情，像是一道閃光，劃過這東北平原，活躍在每個被壓迫者的心裏；又像一把利刃直刺敵人心臟，使他們也知道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被壓迫的人民是折磨不了、壓迫不倒的。

她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朝鮮勞動婦女，在苦難的歲月裏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然而，一九三八年游擊隊來了，他們的行動使她在暗夜裏發現了黎明的光芒，有一種力量使她覺醒了。她想起同樣陷在黑暗裏的祖國，那美麗的山河，可親的同胞；再看看游擊隊，裏面有中國人也有朝鮮人。她知道了：中國和朝鮮的敵人是一個，要反抗就必須站在一塊兒。她便和丈夫商量，於是丈夫便扛起槍隨着隊伍走了。家裏只剩下一個三歲的孩子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

從此，她的家便成了游擊隊同志的辦事處，化了裝下山來買糧食、用品的同志，便經過她的手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大家都叫她金大嫂，提起金大嫂，同志們都感覺到親切、溫暖。漸漸地敵寇的搜捕日緊一日，金大嫂在這樣緊張的情況下，完成了通訊、運輸……許多艱鉅的工作，給予游擊隊以莫大的便利。然而，一九四〇年的春天，還沒化凍；一個風緊雪飄的夜裏，她接到一個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和楊靖宇將軍一起犧牲了！要她趕快轉移，因爲日寇已經注意她了。她忍住悲痛的眼淚，在寒冷徹骨的夜

裏，抱着孩子，領着婆婆，離開了一住八年的家。

夜是那麽黑，風是那麽冷，她却一點也覺不出來，她的心被悲痛和憤恨燃燒了！她知道怎樣做才能對得起死在地下的丈夫，怎樣做才能對得起她所敬佩的楊靖宇將軍。她望着丈夫死難的那片森林，流下了眼淚。在心裏默默地宣誓：「你們安靜地睡吧，我一定給你們報仇！」

×

×

×

×

×

這年冬天，濛江的「討伐隊」連連被襲擊，連隊長山本一郎也被打掉了一隻腿。日寇真是草木皆兵；黃昏一到，他們就放好崗哨，畏縮在鎮縣裏，不敢邁出一步。

新年後一個月的一天中午，日寇得到了一個抗聯同志，他們曉得了這是一個幹部，便如獲至寶地面嚴加看管，預備送到省裏報功，一面大吃大喝，表示慶祝。

鈴木副隊長喝得醉薰薰地走到他的屋子裏，剛往床上一躺，門開了，隊部裏的洗衣婦——一個粗壯的朝鮮女人進來了；

「隊長，恭喜你！」她用生硬的日本話說着走到他的床前。

「什麼！你怎麼進來的？滾出去！」日寇感到驚訝，回身摸他的手槍。這時候那朝鮮女人早已擎起明晃晃的短刀，一隻手按住他的胸口；

「不許動！不許喊！站起來，到那邊去！」她說着便敏捷地從褥子下面翻出了手槍。然後對準了日寇，輕聲而嚴厲地命令他說出「討伐計劃書」在什麼地方。她把這計劃書找到之後，就把手槍裝在衣袋裏，仍然對準了敵人說：

「領我到押人的地方，不許有一點動靜，就說要我來勸他說出祕密。如果你有一點不聽我的，我馬上就打死你！你是知道的，我們向來不怕死，說到那裏就做到那裏。走！」

就這樣，那位抗聯同志便被救出來了。她對他說：

「同志，這是『討伐計劃書』，你趕快拿着它走吧！我在這裏看着，他暫時還不敢聲張，但是頂多也不過幾點鐘，他們自然會發覺的，你必須趕快走！快！！」

「同志，我代表抗聯謝謝你！可是你怎麼辦呢？」

「你怎麼這麼囉嗦，必要時我當然有辦法，快走！！」她的眼睛閃爍着寒冷的光。

「那……同志，我還不知道你是誰？」

「唉！我就是你們常叫的金大嫂！」

時間顯得特別慢，金大嫂靜靜地守着這個嚇得哆哆嗦嗦的「副隊長」，使他幾次趕走了前來請示的人。估計着抗聯同志已經走遠了，她才沉着地退出了「討伐隊部」。然而她被追擊了。在一望無際的雪地上，她打完了最後一顆子彈，身上中了兩處傷，昏倒了。

敵人想拿她洩憤，要把她一刀一刀活活割死，但他們知道在她口中還有好多的祕密，如果問出來對他們的「討伐」就會有莫大的好處。因而就用盡了一切酷刑，把她的全身幾乎全用燒紅了的鐵條烙爛了；她的乳房，差不多成了兩個爛窟窿！但這對於一個堅強的反抗者是毫無用處的。最後，野獸們更想出了毒計，把她的婆婆和孩子一齊抓了來，當着她的面拷打。那老太太不愧是革命夫婦的母親，幾次昏過去，但一字也沒說。野獸們便把鐵條燒紅，往哭着媽媽的孩子屁股上烙去，這使金大嫂流出了眼淚；但她的牙咬得直響，眼睛瞪得溜圓，大喊着：

「野獸們，你們快完了！中國和朝鮮的人民，一定會報這個血仇的！」

然而老太太看着烙得孩子沒人聲地嚎叫，屁股上直起油烟，她實在捨不得孩子，顯出動搖的樣子來了。金大嫂看出婆婆的意思來，她知道若再等些時候可能會發生嚴重的後果，便馬上裝出軟化了的樣子：

「野獸們，你們太毒了！好，我不能忍着孩子叫你們烙，我說出來吧！」

「哈哈！」野獸們狂笑了。

「可是我必須到省裏，親自對你們的『太君』說！」

「不行！不行！」

「不行你們就烙吧！」她把眼緊緊一閉。

敵人一商量，到省裏如果她講出來，這功勞也有他們的份，看樣子還不能太強求。於是——

「好吧，反正你也跑不了。到了那裏不說，就把你兒子活活烙死！」

第二天，天剛亮她們便被押着，在凍了冰的江上往省裏走去。北風捲着雪花猛撲着她們，抬頭一望，天底下全是一片白雪。孩子在她懷裏啾啾嗚嗚地哭，風刺着她的傷口，針扎一樣地痛。她看着這樣的景象，想起她的丈夫來，想起那些親切的抗聯弟兄，想起她美麗的祖國……。她默默地自語着：這樣廣闊遼遠的土地，將來一定會讓我們自己自由地來耕種，我們的後代一定會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像天堂一樣好。是的，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爲了要建設這個天堂。她又想起了同志們常常提起的令人可親的名字：毛澤東、金日成。

「有了他們，什麼樣的敵人也會被我們趕出去！」她熱情地想着。一陣風雪又猛烈地打來，使她顫抖了一下，好像從冥想中醒來了：

「怎麼辦呢？婆婆是太疼她的孫子了。如果她說出來，一切都完了。我應該趕快想辦法，到了省裏就更難辦了。」

她忽然發現了在江上有些大窟窿，這是村裏人爲了吃江水才把冰砸破的。於是她興奮極了！她想：「如果我和孩子死掉，那麼老太太一定會沒有顧慮了，她再也不會講出來了。」

她呆呆地望着孩子，眼裏流下了熱淚。這一點小生命也要隨她一同毀滅了！但她立刻就明白了，犧牲了她們兩個人，要保存了多少抗聯同志，要保存多少革命力量；爲了祖國，爲了將來，這是絲毫不許

猶豫的。她緊緊地抱着孩子，貪婪地望着這白雪籠蓋着的山河；她又轉過頭，凝望着自己的祖國，和丈夫犧牲的地方，然後高喊了一聲「中國和朝鮮——毛澤東和金日成萬歲！」就飛快地投入了潔白亮晶晶的冰窟窿裏去。江水翻了一個花之後，依然那麼平靜，那麼清澈。

×

×

×

×

×

事情隔了十幾年，雖然人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然而一提起朝鮮的金大嫂，人們就會帶着敬意地想到那雪白的冰，清澈的水；那永遠不可分的友誼，永遠不能屈服的意志！

光榮人家(第二名)

· 盧德新 ·

這個故事，是一九三九年初，農曆臘月間，出在河北省津浦鐵路東側的寧津縣。

柴胡店鎮在寧津縣城西北十八里，因為位置適中，交通便利，所以商業相當發達。鎮東北六里的王知家村，共總二、三十家人家，就有一大半是姓王的，而且大多數指望種田過活，年成好的話，生活都還過得去。王憲章是村子裏一位老學究，年紀雖是七十多啦，人還硬朗，老伴早已去世。獨生子健生，廿四、五年紀，膀闊腰圓，結實漢子，幹起莊稼活來，總是不落人後，雖然識字不多，心地却極其忠誠明白。兒媳白秀英，城裏姑娘，上過小學，同健生般上下年紀，生得很是俊秀，性情却極貞靜剛毅。租了人家八畝多田，健生早晚的種着，秀英操持着家務，老頭子王憲章在村子裏還教着十來個學生，一家三口，生活雖不怎麼富裕，年吃年穿的也還將就過得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蘆溝橋燃起侵略炮火，很快的沿着津浦鐵路佔領了寧津縣城，跟着就在柴胡店蓋起砲樓，安了據點。王知家村離柴胡店很近，今天修路，明天查電線，不是派款，就是要壯丁，有時還要花姑娘，只得多少村子湊好了錢，派上專人到濟南或天津替它接妓女去。如此四個月工夫，把個王知家及附近各村鬧得民窮財盡，雞犬不寧。王老頭子的館也教不成了，健生的地也種不安生了，惹得王老頭子天天發牢騷，對着兒子倒書箱底子，他告訴兒子說：「別看小日本這麼鬧騰，它長不了的。只要中國人齊心，人人知道愛國，並且知道怎樣愛國，中國是不會亡的。」有一次他嘆息着對健生說：「咳！孩子！別看你爸爸年紀老了，要是有機會的話，我還要替國家出一把子力呢！」健生就在當時痛苦的環境和老父的鼓勵下，堅決地參加了當地蕭華將軍領導的抗日部隊——八路軍。

「由於他的爲人聰明忠誠，身體強壯，屢次作戰勇敢，不到一年工夫，由普通戰士升到連附。那一帶的地理人情，他又挺熟，凡是炸鐵路，炸橋樑，破壞公路、電線，打埋伏，攻據點，……等項工作，總是遵着上級命令，想着法子打擊敵人，完成任務。打得鬼子和漢奸，心驚胆破，不敢走出砲樓砦牆，提起王健生來，真是又怕又恨。幾次派人到王知家村子裏，拿他家眷，那知道王老頭子和秀英早就躲了，屢次撲了空，羞惱之下，糾集了幾個據點的敵偽四五百人，來了一次「大掃蕩」。咱這位民族英雄王健生不幸在戰鬥中受傷被俘，忠貞不屈，於一九三九年初，農曆臘八，在柴胡店敵人的據點上慘烈犧牲。」

當時王老頭子帶着兒媳秀英，正避禍住在王知家村北廿多里長官鎮附近小夏莊他的表弟夏姓家裏。健生被害的事，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還是夏老頭子臘月初十趕柴胡店集得來的消息。他回來就慌忙的告訴他的表兄說：「健生是十一月卅那天同鬼子在樂陵縣境樂善橋開的火，大腿上受了兩處槍傷，被鬼子抬到柴胡店，派一鬼子（漢奸）勸了他兩天，許他傷好放回原部隊，他才答應了治傷。在他養傷的幾天裏，鬼子不時地派人送東送西，問長問短的，健生向來不動烟酒，這是咱們知道的，就連什麼魚呀肉呀的，凡是好吃好喝的東西，都一點不動地給他原封退回。鬼子也曾試探過他兩回，意思想勸他在砲樓裏做事，還沒說到本題，就給健生罵回去了。臘八那天，鬼子又大魚大肉的弄了一桌子菜，湊到健生屋裏，勸說他投順，還沒說幾句話啦，惱了健生，大聲對鬼子吆喝着說：『姓王的活着是中國人，死了是中國鬼，活着就要爲中國打鬼子，死是爲了中國掉的頭；沒有別的說的！』說着掀起桌子，朝鬼子推去，破口大罵。這下子，鬼子可真急了，叫人把健生綁起來，割他的舌頭，健生掙扎着拿血噴鬼子。最後它們把健生抬到砦門外砍了頭。到今天還在砦門口掛着啦！」說到這裏，夏老頭子已經嗚咽得不能再往下說了。他抬起老花模糊的淚眼，看看他的老表兄。他的老表兄——王老頭子，在他說話的時候，老淚花花的直往下流，到他說完之後，真是出他意料之外，這王老頭子竟仰天大笑了一陣，說：「好小

子！好兒子！真是我王憲章的好兒子！」接着他又哈哈的大笑一陣。兩個老頭子只顧說話啦，也沒在意，不知什麼時候，秀英已經站在身旁了。只見她長着長睫毛的一對大眼睛裏濕漉漉地包着熱淚，朝前直瞪着，身子就像木頭一樣直挺挺地釘在那裏，一句話也沒有。夏老頭子趕緊回過身來，搖撼着她的肩膀說：「孩子！你得大聲哭，千萬別悶在心裏，彎出病來！」秀英這才驚醒過來，熱淚流下了面頰，滴在前襟上嗚咽得哭不出聲來。三個人相對着哭泣了一會，秀英突然抬起頭來，眉毛一擰，胸脯一挺。朝着王老頭叫了聲「爸爸！」又對夏老頭叫了聲「表叔！」說：「健生一死，我也不想活了！」這話才一落音，兩個老頭子同時「噢」了一聲，兩對老眼，一齊對她看着，一時竟答不出話來。她繼續着說：「但是我不能平白地死，我想起平日爸爸說的話，我要在死以前，替國家出一把子力，順便替我的健生報仇！」這時夏老頭子答了腔說：「孩子！你可別胡鬧，……」話沒說完，就被王老頭攔住說：「你別打岔，咱們聽聽她的辦法？」於是秀英就把她的辦法，一五一十地對着兩位老人家說了出來。王老頭子靜靜地聽完，點點頭，摸摸鬍子，嘆息着說：「咳！孩子！顧亭林先生說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這個辦法，一定能夠成功，只是中間還有斟酌的地方，我看必須預先同部隊裏商量一下。」秀英說：「我也想到這裏了，辦這個事，沒有部隊幫助，那能辦得成功呢！只是你老人家，這大年紀，再沒有一男半女的了，我還有點牽掛！」說到這裏，秀英又掉下了熱淚！王老頭嘆了一聲，斬釘截鐵的說：「孩子！你這是什麼話！前人說得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家，那還有我們！況且我已經七十多啦，風前燭，還能活得幾天。你辦正事要緊，不要牽掛我！」在夏老頭子一再的攔阻無效之下，翁媳兩人就這樣決定了大計。

臘月廿三以後，全寧津縣都傳揚遍了，說是柴胡店那麼堅固的砲樓，在廿二的集上，叫八路軍給平了。炸死了五個鬼子，三個漢奸，活捉去三個站崗的鬼子，得去不少的槍支和彈藥。事情是這樣的：八路軍派了一個女同志，人既年輕，長得又很漂亮，穿着鄉下婦女的衣服，乾淨利落，孤身一人地到柴胡

店連趕了好幾個集。這事早給二鬼子看在眼里，像獻功一樣報告了鬼子。就在廿二這天，買灶糖的，辦年貨的，集上加倍地擁擠熱鬧，這女的又來了，二鬼子早就等着啦，三個人圍上前去，說是請這女的到砲樓裏洗洗衣服，加倍酬勞，女的嘴裏還在說着：「年下家裏有事，……」就被他們邀進了砲樓。也就是半個鐘頭的光景，砲樓裏炸彈響了，那知道炸彈一響，趕集的，賣年貨的裏邊，大概有一二百口子，全都掏出傢伙來，奔向砲樓，跟着就把它平了。聽說這位女的，當時也受了重傷，見到自己人，還說了最後幾句話，她說：「同志們！我同健生的任務，已經完成，重大的責任，都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努力！」事後人們才知道這位女同志就是十多天以前，被鬼子在鎮上害死的王健生的太太白秀英！

臘月廿六下了大雪，鵝毛般的雪片，飛舞在呼呼地北風中整整的下了一天一夜，直到廿七的中午，雪才止住，天才慢慢地放晴。就在這個時候，惠民、寧津、滄縣、南皮、慶云、鹽山六個縣的鬼子和漢奸隊，糾集了將近兩千人，由南、西、北三面向東來了一次「壓縮式的大掃蕩」，夢想把八路軍擠到東海邊上。說也奇怪，它們白白地在風天雪地裏鬧騰了好幾天，連一個八路軍的影子也沒見到！不得已，只好各回老巢。寧津縣這股敵偽約二百多人，在臘月卅的下午，回竄到長官鎮。大部隊駐在鎮上，四個漢奸軍官，和五個鬼子軍官帶着三個偽軍，住到小夏莊夏老頭子的宅子裏，夏家的人，早已跑光，只剩下王老頭一個人情願給他們看家。漢奸軍官一進門就叫他趕緊地燒水，並且要多燒，王老頭給燒了一大鍋，嫌少，被踢了一腳，趕緊地又燒了一大鍋，那麼冷的天氣，鬼子把才燒溫的水，倒在大水缸裏，就洗起澡來，一鍋鍋的燒，一個個的洗，洗完了澡，鬼子同漢奸們在北屋裏，點上煤油燈，打開地圖，指點着不知在談論着什麼？這時門外一陣嘈雜人聲，四五个偽軍，提着大槍，兩頭監押着十幾個年青婦女，另外兩個偽軍提着幾大瓶酒和熟雞一類東西，進到院裏，兩個偽軍，走進北屋，放好酒菜，不知道說了幾句什麼？一個鬼子軍官走出屋來，拿手電筒對着這羣婦女上下地照了個夠，噠噠地嬉笑了一陣，指點着叫把這羣婦女鎖在東屋裏，婦女們哭泣着，哆嗦着像被宰的羔羊般地被鎖進屋去。又叫幾

個送婦女和酒菜來的僞軍在東屋和大門口站上崗，其餘的都到村外放哨，去後，九個敵僞軍官就在北屋裏又說又笑地大吃大喝起來。這些情景，王老頭都看在眼裏，氣得他渾身亂抖，牙齒直咬，恨不能奔出去，把這羣禽獸活活的咬死，轉而一想，手無寸鐵，出去也是白死，只得把這口惡氣，嚥下肚去。跟着北屋裏一個漢奸，又叫他趕快烙餅燒稀飯，王老頭聽到這個吩咐，屏住氣靜靜仔細想了好一會兒，突然兩道眉毛一豎，臉上發出了異樣光彩，他知道夏家上地用的紅礬，是放在那裏的，就在稀飯鍋裏下了大半把。餅和稀飯做好，就給送到屋裏，一碗碗的盛好，放在它們的面前。將要出來，那個剛才拿電筒照婦女的鬼子喊住他，拿手指指他，又指指餅和稀飯說：「你的噠唏！」王老頭頓時明白了他的意思，鎮靜地裝做不懂，和顏悅色地說：「我不明白！」一個漢奸說：「太君叫你吃塊餅，喝碗稀飯。」王老頭陪着笑說：「隊長！你們沒用，我怎能先吃！」另一個漢奸煩躁地罵着說：「媽的！你這個糟老頭子，給臉不要臉，這是太君的規矩，你就是吃飽了，也得吃張餅，喝碗稀飯！」王老頭又趕緊地陪着笑說：「既是太君賞我的，我只好搶先了！」於是他毫不遲疑，不慌不忙，慷慨安詳地端起了碗，喝了半碗稀飯，又吃了張餅！高興地站在旁邊，伺候着他們吃完了廿多張餅和一大鍋稀飯，收拾完碗筷，又給它們送去一大壺開水，回到西屋，坐了下來，長長地呼了一口氣，感覺着身上有從來沒有過的痛快，心裏有着異常的舒坦！他看見自己的兒子在對他點頭微笑，他聽見兒媳在對他說：「我想起爸爸平常說的一句話：有機會的話，我還要替國家出一把子力呢！」他拿眼看看東屋，覺得保護了這一羣婦女，有着無上的光榮；他拿眼看看北屋，憤恨沒有把這羣禽獸活活地咬死。他拿起燒剩的柴炭，在夏家才粉好不多幾天的白牆上寫了一陣，又在屋裏來回地踱着思索了一陣。……突然北屋裏起了異樣聲音，兩個站崗的也奔到屋去，嚎嗥呼叫，亂成一片。他自己也覺得胸腹間微微絞痛，知道毒性已經發作，咬咬牙齒，趁機溜出院門，奔向村外，頭腦一陣眩暈，摔倒在村頭淺溝的積雪裏。

八路军同民衆是骨肉相連，聲氣相通的，不到兩個鐘頭，這敵僞軍官被毒死的情報，就由長官鎮傳

遞到八路軍裏。當夜下一點多鐘，大軍包圍了長官鎮，展開了猛烈襲擊，戰鬥結果：敵偽軍除被擊斃和投降的以外；脫逃的不到三分之一。

當指揮員搜索到夏家住宅時，發現西屋白粉牆上，用柴炭歪歪斜斜地寫着幾行字：

「北屋裏十二個禽獸是我毒死的。冤有頭，債有主，萬勿苦害善良！』

是中國人，就該起來，大家齊心合力，把沒有殺完的野獸們趕出中國去！

七二叟王憲章絕筆。」

一九五一年初，正月初八日改舊作。

吃草英雄郝赤民和他的弟兄們（第三名）

· 高 陽

雖然時間已過去了十八年，但吃草英雄郝赤民和他領導下的千山游擊隊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却那麼鮮明地遺留在遼東廣大人民的記憶中，並那麼生動地在年老農民們的談吐中流傳着。他，無疑地，已成為東北廣大人民抗日隊伍中農民抗日英雄的形象。

一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法西斯軍隊侵佔了咱們整個東北。東北人民，失去了祖國的熱愛，在敵人的鐵蹄蹂躪下，成天的呻吟着，度着吃不飽穿不暖，挨打挨罵的牛馬似的生活，並且隨時都有喪失生命財產的危險。

這時，不願做奴隸的愛國志士，在東北每一個角落紛紛組織游擊隊，他們在廣大工農羣衆的支持下，在共產黨有形無形的領導下或鼓舞下，進行着武裝抗日鬥爭。北起興安嶺，南至女兒河，到處燃燒着民族解放運動的烽火，白山黑水，更是游擊戰爭的中心。

郝赤民領導下的千山游擊隊是一支具有高度的紀律性和組織性的不可戰勝的部隊，它活躍在遼東南地區，以千山爲中心，利用機動的游擊戰術，化整爲零，化零爲整，隨時隨地出奇制勝，襲擊着敵人。在峯巒連綿的高山上，在幽深的溪谷中，在深密的森林裏，都有着他們的足跡；而青草叢和「青紗帳」，更是他們活動的良好根據地。關於「青紗帳」裏的抗日故事，是神奇而動人的。